

# 青頸觀音

與

# 大悲心陀羅尼

鄭僧一



佛滅後一千年間，印度笈多王朝擁護毘瑟紉神教（按：毘瑟紉天、濕婆天、與梵天為婆羅門教三主神），大乘佛教為適應環境，普及大眾，逐漸吸收印度宗教傳統的神話和神咒。象徵佛教慈悲的觀世音菩薩，便由典型的聖觀音（即正觀音，具一臂二臂）演變而為「千臂莊嚴普護持，千眼光明遍觀照」的千手眼觀音，恩威並濟的准提觀音，和「大悲代受苦」的青頸觀音。佛教徒所熟誦的千手千眼

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神咒章句（簡稱大悲咒），就是聖觀音、千手觀音、和青頸觀音的合一表現。

一九二二年法國佛學大師拉瓦里波塞（L. de La Vallee Poussin）、和萊維教授（S. Levi）、曾就一篇古印度婆羅密文（Brahmi）和西域康居文（Sogdian）對照的敦煌殘簡，先後在英國「王家亞洲學報」作文字上的考證。我對大悲心陀羅尼經（即千手經）也曾在拙作「觀音——半個亞洲之偶像

「一文中略為論及（該文於一九七六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的「宗教學史」學報History of Religions刊出，現正由慧炬出版社漢譯），這裏擬就大悲咒作進一步介紹。

伽梵達摩所譯的通行本大悲心陀羅尼經（大正藏第一〇六〇），經文說觀世音菩薩現「千手眼」，勸發大慈悲心，濟度羣生。咒裏起始和終結則稱頌三寶和「阿唎耶（唎）婆盧羯帝爍鉢囉耶（觀自在）」，中間四次稱念的又是「那囉謹墀」（Nāla-kantha）（青頸者）。青頸象徵大慈悲心，是菩薩精神的具體化。

鳩摩羅什在注維摩經卷七說：「諸天以種種名藥著海中，以寶山摩之，令成甘露，食之得仙，名不死藥。」他所說的「甘露」是衆所周知的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（簡稱往生咒）中的「阿彌唎哆」（Amrita）（往生咒的大旨就是祈求「甘露遍灑」，普願衆生竭苦源的意思）。梵語「阿」是「無」，「彌唎哆」是「死」，意思就是「不死」。所以羅什接著說：「佛法中以涅槃甘露令生死永斷，是真不死藥也。」

據婆羅門神話「古事記」（Purāna）毘瑟鈹

天化巨龜救世的故事所說：當諸天和阿修羅以寶山作棒，用巨蟒做絞索，並得毘瑟鈹天幫忙，化身作巨龜做支石，正在攪拌乳海求取甘露的時候，大猛惡毒「摩賀羅賀羅」（象徵世間瞋癡）忽然從巨蟒口裏噴出，天人驚慌，疾奔濕婆天求庇護，濕婆天為大慈悲心所驅使，不忍衆生受大苦難，就伸手把大猛惡毒握在掌裏，一口吞下。他的妻子看到這種情形，情不自禁的扼住他的咽喉，大猛惡毒因此停在這裏，把他的脖子染得青青黑黑的，濕婆天就這樣給加上一個綽號，叫「青頸者」。在這個佛教通俗化適應羣機的時代，正如普門品所說：「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，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」（大自在天就是濕婆天的別名），大悲觀世音就順理成章的成為「彌帝利夜（仁慈的）那囉謹墀（青頸者）」了。

通行本大悲咒稱讚聖觀自在的「清淨」和「無畏」，接着說聖觀自在就是青頸者，稱青頸觀音為「得勝者、大得勝者」（罰闍耶帝、摩訶罰闍耶帝），請「除滅諸毒」（罰沙罰嚩佛羅舍耶），「既

覺覺我」(菩提夜菩提夜，苦馱夜苦馱夜)，懇請示現，(地喇瑟尼那)。最後讚嘆青頸者三面四臂的尊容和持物的莊嚴，再稱「皈命三寶，皈命聖觀自在」完結。

不空金剛奉詔注釋義的青頸陀羅尼(大正藏第一一—一)，是根據一種意譯，和通行本頗有出入。「那囉謹墀」譯作「顛擲毒蛇」，「大得勝者」被指明為「大猛惡毒得勝者」，「除滅諸毒」成為「除滅世間顯毒」、「癡毒」，比較反映故事，似更接近原本。末後還依咒語內容重新構出「青頸觀自在菩薩畫像法」：「其像三面，當前正面作慈悲照怡貌，右邊作獅子面，左邊作豬面，首戴寶冠，冠中有化無量壽佛(按：冠佛咒語缺)，又有四臂，右第一臂執杖，第二臂執把蓮花，左第一執輪，左第二執螺。」這裏除冠中化佛外，都是毘瑟紐天的應化形相和執物，再加上濕婆天的青頸尊號，和經裏觀世音菩薩對梵天的開示，觀世音就這樣集當時婆羅門教之大成了。(大悲咒中青頸觀音的三面四臂和執物，當另文介紹。)

佛教的重點在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

意。」「陀羅尼」(Dharani)的意義「總持」(從語根 Dhar—持)，就是這個「持善遮惡」的意思。大悲咒裏請觀音除滅諸毒，讚觀音清淨、無畏，也就是要我們「即本尊以為自身」，「遠離顛倒，夢想」，躬行實踐，自淨其意。心淨自然無畏，菩薩自然「示現」，令我得見，正如金剛經所說「住心清淨則生實相」，天台家所謂「空假中一心三觀觀心內佛」。咒裏要觀音既覺覺我，也就是要我們「誦持此神咒者，發廣大菩提心」，如教修行，自覺覺他。經裏觀世音菩薩向梵天說此大悲心陀羅尼相貌：「大慈悲心是，平等心是，無為心是，無染着心是，空觀心是，恭敬心是，卑下心是，無雜亂心無見取心是，無上菩提心是」，把大乘佛教的倫理思想與實踐方法，一語道盡。所以僧無畏說：「夫三藏之義者，內為戒定慧，外為經律論，以陀羅尼惣攝之也。」

密咒本來不譯(正法華經陀羅尼品是例外)，「恐」失其勢用」故。基督教直到中世紀所通行的「格雷戈里教皇聖歌」(Gregorian Chant)，所有讚頌都用希臘文或拉丁文而不用土語，也是同一理



由。但大日經疏卷七告訴我們：「若但口誦真言而不思維其義，只可成世間義利，豈得成金剛體性乎。」可惜鈴木大拙根據大悲咒通行本的中文英譯，難免臆測，不空雖另有一譯本（大正藏一一一三B），接近通行本，並附悉曇文（Siddham），也免不了遺抄之悞，而悉曇字體也不是一般梵文學者所識。幸虧我在發表「觀音」文之後，與印度梅陀羅教授（Lokesh Chandra）成爲筆友，承他將不空本悉曇文譯音和譯義，他日整理問世，裨益自不可限量。

印順法師的心經講記說：「人們的思想是散亂的，而般若慧是要從靜定中長養起來，此密咒不加以任何解說，一心持誦，即能使精神集中而達心專一境的定境；也可爲引發智慧的方便。這種方便，佛法裏還不只一種，如讀經、禮佛、念佛等皆是。」

大般若經陀羅尼品云：「總持猶妙藥，能療衆惑病，亦如天甘露，服者常安樂。」

——紐約大學近東系

# 第一公司

好最用信 · 久最史歷  
有盡有應 · 全齊品貨

意謝達表笑微用 ※ 客顧待接誠真以

九一五三七三一八三：話電